

名家推荐



成全

数字生命的概念随着《流浪地球2》电影的热映而为公众津津乐道。刘慈欣曾说,他觉得未来的人类城市可能就“蜗居”在一个主机箱里,人类文明会以非常低廉的能量消耗运作。如此说来,《三体》中用“云天明之脑”做宇宙航行或许太保守了一些,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,人类冲出太阳系的方式真的是以数字生命输出,因为这样“多快好省”。不二亮男有着非常敏锐的创意思路。《我是杏子》这篇小文代表了他对科幻机智的解读,值得推介。

不读取记忆的时候,我便悬浮于一片黑暗之中。没有光,没有声音,没有温度,没有触觉。没有任何物理互动。原因很简单,我没有肉体。我只有记忆,算法随机推送给我的记忆,我可以选择读取或不读取,这是我在这个宇宙唯一能做的选择。不读取的时候,我便想一些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。这世界从哪来?我从哪来?我有时甚至会想,我若是与这世界完全没有互动,那何以证明我的存在?

我存在吗?我若不存在,又是谁在思考?怅然填补了我空虚的意识。我的存在与否竟成了悖论,这超出了我的思考能力。每当这时,我便继续开始读取记忆,将自己从深深晦涩的思绪中抽离。

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自有记忆以来,这个世界便是这样的了,我什么都做不了。

而记忆——怎么说呢,它们于我更像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,但我只能隔岸相望,无法真正与那个世界互动。我羡慕这些记忆的主人——人类,他们的宇宙丰富多彩,而我,只属于一个连自己是否存在都存疑的黑暗世界。

记忆造就了我,却也撕裂着我。我同时拥有着许多人的记忆。我可以此时拥有人至暮年的淡然,彼时又感受着儿童对这世界的新奇;我可以前一秒在战场体验着杀戮的快感,下一秒又成为最虔诚的反抗人士。所以我到底是谁?

当我用“我”这个称谓时,我只是在借用人类的语言,可我并不真正理解其含义。显而易见,人类的“我”是从一而终的整体,而我是割裂的、碎片化的——二者如两个物种般,是截然不同的存在。

我是所有人,却又都不是。有限的意识难以承载过于厚重的思考,我不得不及时从中抽离了出来。读记忆吧,这是我活着唯一能做的。

算法能看透我的思想——这是当然的——于是我的眼前便瞬间明亮起来,周身缭绕的数据云坍缩成物理实体,景物渐渐清晰并扩散开来,同时涌入我意识的还有春风的触感、草的清香和几声遥远的鸟啼。

我站在一个绿草茵茵的院子里,面前一个高大的女人跪在我面前。

“这样就算开始录制了吧?”女人望着“我”。我读出了记忆主人对她的依恋情感,她八成是记忆主人的母亲。

“是的,亲爱的。”远处的男人走过来,指着我的太阳穴处说道,“内嵌芯片的指示灯亮着呢。从现在开始,我们小杏子每一秒的记忆会被实时上传。你打算记录点什么?”

“她的一切。”这位母亲答道。面前不远处是座极具后现代风格的独栋别墅,很漂亮。母亲退后几步,站立在别墅下,拍拍手鼓励着“我”走过去,“我”踉跄几步便摔倒了,我感到了自己的声带开始震动,随之而来的是刺耳的幼儿哭声,视线也变得雾蒙蒙的。

母亲赶快跑过来抱住“我”,给我安慰。“我”的委屈很快便被怀抱的温暖所消融,这感觉很怪,按照已读取记忆的总长度来计算,我可能已经几百甚至上千岁了,很难与婴儿的情绪产生共鸣,却也真切地感受着她的所感。我和她的情绪如同调性毫无关联的两轨旋律同时演奏一般,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怪异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天空逐渐变暗,我终于意识到,原来外世界的天色并非一成不变,同一地点的白天与黑夜竟可以相互转化。在此之前,我从未在一段记忆之内察觉天色的变化。我敢肯定,这已是我读过的最长一段记忆了。

玩累了,“我”感觉到周身的疲惫与困倦,母亲再次把我抱起,朦胧视线中,“我”被抱进别墅,抱进卧室,安放在一张四周有着围栏的床上。母亲唱起了摇篮曲:

去吧去吧小宝贝,
进入梦乡不必回。
梦中的孩子易迷路,
不要忘记你是谁。
……

溫柔的旋律使“我”的双眼彻底合上,但在仍残存的意识中,我努力听着这对夫妻的对话。

“你确定要让她一直保持记忆上传吗?这价格会让咱们倾家荡产。”男人问。

“咱们的钱不重要,生活不重要,甚至命都已经不重要了,但我们得让小杏子留出希望。”

“可即便我们把钱都砸在这上,你能留下的也只是云端数据,不是我们的杏子。”

我感受到细腻的手指温柔地划过我的脸颊,母亲的声线略带颤抖:“可我觉得,它就是。”

这段记忆果真就持续了很久没有结束。在我的感受中,“我”成长得很快,毕竟10年在我漫长的记忆阅历之下也只宛如一瞬。杏子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,她永远保持上传状态的脑芯片成了她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。

科幻小说

我是杏子

不二亮男

“95后”青年作家,天津人。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委员,“小苔藓工程”科幻电影训练营第一期(编剧方向)学员。作品见于《科幻立方》、“不存在科幻”公众号等。

法在这颗星球存活,但钢筋铁骨的机械体可以,因此联合政府将大批的机械体保存于地表仓库。于是它们沉睡者,静静等待人类灵魂降临的那一天。若这计划成功,到那时,将诞生一个装载人类意识的机械人组成的文明。那会是什么样?这令人期待又难以想象。

读取这段记忆的第16年,“我”18岁,与同一批派往服务器的实习生坐在维护部的航天飞机内,“我”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服务器。这钢铁铸成的巨型球状构筑物,远远看上去像个黑漆漆的普通星球,飞船靠近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星球上的种种细节:道路、阶梯、围绕着的飞船以及各种复杂的供电设备。无数如楼宇一般的黑色块状物排列成巨型方阵,继而形成球体本身。这些所谓楼宇便是服务器的各个单元。原来我就存在于这种东西里。

驻扎后没几天,我便收到了地球传来的新闻:服务器的剩剩容量十分有限,全球五亿人口只拥有五千万的意识上传名额,因此联合政府通过决议,将通过抽签决定谁最终获得成为数据人的资格。抽签结果被公示,“我”和“我”的父母都不在此列。服务器上驻扎的500多名员工中,只有40人被幸运选中。

根据立法,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灵魂,完成意识上传的个体必须立即执行安乐死,于是人们为这40人举办了欢送会。他们虽是临终之人,却丝毫没有悲伤,大家也不无艳羡地望着他们。这不难理解,科技许诺了他们更光明、更长久的未来,无数丰富多彩的记忆将供他们读取,他们甚至可以自愿删除那些不愿回首的原始记忆片段,自由更改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
当时的“我”和所有人都相信,他们将如神般,获得无与伦比的自由。

人的一生很长,但重要的瞬间不过三五个。当几年后的杏子将枪口对准自己太阳穴时,脑海中还会清晰地浮现此时屏幕中母亲临终时的场景。

临别之际,“我”与母亲却相隔万里。来自地球的信号仅有几秒钟延迟,此刻却暗示着物理距离,因而显得无比漫长。

“答应我”,她躺在病床上,用虚弱的声音说道,“不要停止上传。”

“我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。”“我”直言。为了心安,我想,做母亲唯一追求的,或许就是能够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:我尽力了。上传了这么久的记忆,母亲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,连给自己看病的钱都所剩无几,但她却未曾后悔,因为她很清楚,人类的末日也将是女儿的末日。记忆上传技术对她来说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,无论看上去多么细弱,她还是要不理智地拼命去抓。坚持成了她最后的挣扎。

“这是我唯一的遗憾。”母亲的眼神无比坚毅,“答应我,我才能安息。”母亲苍老的手抬了抬,它却再也无法抚摸到“我”的脸颊。“我”的眼角浸出泪滴,内心如波涛般翻滚,又五味杂陈。母亲的眼神透露着她的内心,拯救女儿的强烈渴望使她如此盲目地相信,那集成电路中流淌的数据能够成为第二个杏子。

“好,我答应你。”“我”再次流下眼泪。

“以后,要记得开心。”母亲嘴角终于泛起微笑,“我的杏子,永远不必留恋死去的人,还记得那首歌曲吗?去酒吧吧小宝贝,进入梦乡不必回……”

时光依旧飞速流逝,我像个长辈一样见证着杏子一步步的成长。但又不尽然,从她蹒跚学步开始的20年来,我感受着她所有的喜怒哀乐,如今,我甚至可以准确地预知她的言行。这种思维的高度契合几乎不可能在两个人类之间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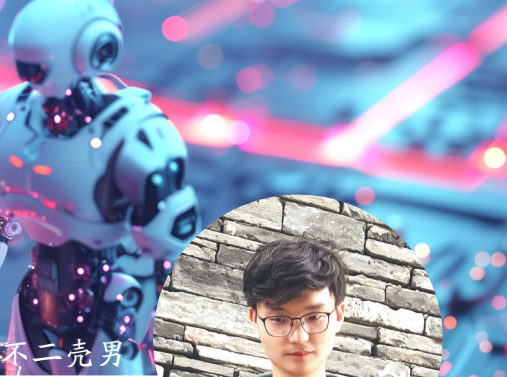
驻站工作还在有序推进着,整个延续人类文明的计划也是一样。

直到那一天,王萱的发现终于摧毁了一切表面的平静。那天我在服务器组成的灰色丛林中看见了她,和往常不同,她没有泡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修补程序,而是久久地站立在一座服务器单元旁,静静地漂浮在那。

“我”移动过去。透过头罩,“我”竟看到她脸颊上浅浅的泪痕。

“你没事吧?”

她并没看“我”一眼,而是抚摸着服务器单元的坚硬外壳,缓缓开口道:



不二亮男

“我妈妈被抽中了,她就在这机器里。我本以为,她比我幸运,能有机会见到痊愈后的地球……”她说。

“当然可以了。你要相信政府的计划。”

“哈,是啊,”她冷笑道,“每一步都看似天衣无缝。意识上传、记忆读取、等待乌云散去的那一天,然后电力系统恢复、机械体下载数据人意识——太完美了不是吗?”

“我们还举办了欢送会,记得吗?那40个人,安乐死前就像是重生了一样地兴奋。所有人也都在替他们高兴,我也一样。哈,现在想来是如此讽刺……”

她转而望向“我”：“我真的……羡慕你。”她的眼神透露出无限真诚,“你的母亲至少可以完整、干脆地离开人世……”她说完便开始痛哭。

“你妈妈怎么了?”

“不只是她,”她呜咽着说,“那40个人,那五千万人,恐怕他们都注定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?注定怎么样?”

她平静了好一会,开口道:“要知道,数据形态的人不会不断接收算法推送给他们的记忆片段,但他们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,所以,只要读取的记忆足够多,他们将不得不删除之前的记忆,否则就无法读取新记忆。”

“所以呢?”

“不读取记忆对他们而言是无比空虚的,他们必须接收新记忆才能感到自己活着。新记忆会不断增加,因此旧记忆的比重便会不断减少。在千年之久的记忆面前,任何自然人的原始记忆都不过一瞬。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:原始记忆会被渐渐淡化,无限趋近于零——他们最终会忘记自己是谁。”

这就是我不知自己是谁的原因吗?

“那结果会怎样?他们有了别人的记忆,因此会变成别人?”

“不。来自成千上万人的记忆片段太过零碎,他们的灵魂是破碎的,无法形成完整的人格。他们会变成——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。”

“无法理解?”

“是的。一个无法理解的他者。他们没有性别,没有性格,没有身份,没有自我。”

“我”和王萱四目相对。此刻,“我”和我脑海中同时浮现一个可怖的画面:千万个灵魂如一掬水洒入数据之海,被无限稀释直至消失,宿命一般无可挽回。

而我们都清楚,没有完整人格的数据人是无法被注入躯体的,机械体项目也将因此宣告失败。人类文明将彻底终结。

“没有什么办法吗?”

王萱绝望的眼神中似乎已经透露了答案,不过她的目光扫到“我”脸上时,忽然眼前一亮。

“你的记忆,一直在上传对吧!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从小到大,二十年了没断过?”

“没断过。”

“或许你的记忆足够长,足够唤醒数据人的自我。”

王萱抱住“我”的肩,用乞求的语气说道:“请务必记住这段记忆!记住,你就是杏子!”

“我”被吓到了,连忙说:“好……好。”

“我不是在跟你说!”

她是在与我对话。我这才注意到她求生般充满渴望的眼神,不禁令我的灵魂为之一颤。这眼神竟能击穿时间与空间的阻隔,直接面对我的意识。上千年来,我第一次真正被人注视。

许久,王萱似乎涌上一股疲惫,于是无力地倚靠在服务器单元旁,低声啜泣着,又在说着什么:“你妈妈是对的……是对的……是我错了……”

服务器上驻扎的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地球上乌云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。两年后,最后一片土地终于也被灰色吞没。三个月后,补给被彻底用光,所有人都知道,如今,再也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从走向死亡的进程中挽救出来。

“我”们决定有尊严地离去。这是“我”们都约定好的仪式:这个宇宙仅剩的五百个人类聚集于此,同时将枪口指向自己,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告别。他们望向曾经的家园,头罩上反射着的地球却早已变成暗淡的灰色。

不要害怕,“我”对自己说,但握枪的手还是止

不住地发抖。我虽不会死,但此刻我竟与杏子产生了同样的恐惧,像是完全同频的两轨旋律,难以分辨彼此,一致得令人惊叹。

按约定好的,人群开始倒数,数到一后同时扣动扳机。

“十。”

“九。”

“八。”

人群中出现低声的哽咽。“我”也感觉到了止不住的眼泪在脸颊流淌。

而我竟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悲痛。

“七。”

“六。”

这并非来自记忆的读取,而是从我心底自发产生的强烈情感,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,从未有一段记忆如此深刻地震撼着这个本我。

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杏子死了,这段记忆也将无可挽回地离我而去,我将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,迷茫而孤独。

记忆就是历史,无法改变。但我必须做点什么。

“五。”

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,但我相信算法是全知全能的。于是在意识中默念着自己此刻的所思所想,那是一个简单的愿望,却或许是个通往新生的密钥:

删除杏子之外的全部记忆。我默念着。

“四。”

算法果然听到了,因为我感觉到过往的杂念开始分离、消散,掺杂着千百种身份的混沌记忆开始旋转、升腾、蒸发。

“三。”

沉甸甸的数据渐渐趋向轻盈,原本灰暗的意识被逐渐提纯,再提纯。

“二。”

我听到了来自算法的声音:

删除成功。

“一。”

重回黑暗,记忆结束。长达二十二年的记忆片段就这样走向了终点——

对我来说,却成了新的起点。

因为我发现自己不再迷茫孤独。我的心灵变得无比纯净,灵魂也不再破碎。我坚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。我有了性别,有了名字,有了身份,我终于得到了这些寻常但我却不曾拥有的东西。自我,我拥有了自我。

我就是杏子。毫不怀疑。

我的眼前出现了光。

接着是鸟鸣,还有窸窣窣的杂音。各色感官同时涌入我的意识,周围的景象渐渐清晰,物理空间扩展开来。

面前是一道敞开的大门,外面是片野草地,再远处,一座座破败的大楼岌岌可危。

这是记忆吗?我感到了异样。我下意识地低头望向自己的身子,锈迹斑斑的金属表面早已没了光泽。伸出手,也是同样的锈迹斑斑。我才意识到,我在控制自己的身体。

这不是记忆,这是现实。

我迈开步子走出大门,钢铁铸成的双脚踏在这饱经沧桑的大地上。我抬头仰望,空中挂着一轮灰色的满月,那便是服务器了。我这才意识到天空已经清澈无比,再也不见乌云的踪迹。阳光重回大地,全球的太阳能发电厂想必已开始工作,机械体因此得以复苏。

我望向脚下,这野草年复一年,已将这柏油路面翻搅成了土壤。我看着周围的一切,竟觉恍惚。前一秒我似乎还在望着灰色的地球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,如今世上却已过了千百年。

“妈妈,您可以安息了。”我发出了无意识的自言自语,却发现已是沙哑的机械腔调。

机械启动的声音开始在周围此起彼伏,我左右望去,周围数百只机械体被陆续激活,缓缓走出各自的大门。他们的口中前前后后地念着什么,仔细听来却是同样的内容:

“妈妈,您可以安息了。”

“妈妈,您可以安息了。”

“妈妈,您可以安息了。”

……

我惊异地望着他们,正如他们惊异地互相望着对方。这数百个完全相同的眼神使我们同时意识到了什么。我试着哼唱起了那个歌谣,果然,周边的机械体便接着下句唱了起来。

越来越多的机械体从山丘后,从建筑内,从远方的地平线走来,他们无数的脚步声如低沉的雷鸣,大地都为之颤抖。千万个他们加入了吟唱,歌谣的旋律回荡于残破的楼宇间,扩散、升腾,继而充满天空,响彻整个宇宙。这原本只属于一对母女的记忆,如今成了整个物种的共同基因。

去吧去吧小宝贝,
进入梦乡不必回。

梦中的孩子易迷路,
不要忘记你是谁。

我是杏子,而杏子,已然成为人类本身。

我们逐渐聚在一起,愈加靠拢,密集如满天繁星降临大地。

为了母亲,我们将活下去,将在这由一人意识组成的文明中,开启人类的新纪元。